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6 月 22-23 日)

1、美国《外交政策》：美以特殊关系所依赖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正在瓦解

6 月 15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约书亚·莱弗（Joshua Leifer）的文章《美以联盟的终结：对伊朗的联合战争恐成为美以关系巅峰》。文章认为，2026 年美以联合打击伊朗展现出的高度军事协作，表面上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历史顶峰，但实际上却可能是其长期衰落的开端。过去数十年间，美以联盟建立在共同战略利益、民主价值观认同以及强大的亲以游说网络基础之上。然而，这些支撑美以特殊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基础正在逐渐瓦解。2015 年围绕伊朗核协议的斗争成为关键转折点。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游说集团公开与奥巴马政府对抗，并日益深度绑定共和党阵营，导致原有的两党亲以共识瓦解。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联盟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立场，使以色列与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渐行渐远。特别是 2023 年 10 月 7 日之后的加沙战争、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以及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进一步加速美国社会对以色列反感情绪。美国国内左右两翼都在重新审视美以关系。民主党进步派从种族正义、人权和

反殖民主义视角批判以色列；而 MAGA 阵营中的新孤立主义者则质疑以色列是否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反对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传统的两党亲以共识正在被一种跨党派的怀疑乃至反对情绪所取代。作者预测，未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逐步收缩，美以关系虽然不会彻底断裂，但其作为美国“特殊联盟”的地位将不断弱化。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6/15/israel-united-states-special-relationship-palestine-netanyahu-trump/>

编译：黄小漫

2、沙特《杂志》：特朗普的伊朗停火政策将以色列排除在外

6月15日，沙特《杂志》（Al Majalla）发表勒贝克国际情报主管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的文章《特朗普的伊朗停火政策将以色列排除在外》。文章认为，以色列主流舆论与安全建制将2026年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定性为结构严重失衡的“糟糕交易”，其核心不满集中于三点：美方在未获伊朗可核查履约保证前，提前释放数十亿美元冻结资产、解除海上封锁并豁免原油出口，却将核问题压缩为60天内“维持现状”的模糊承诺，且完全回避以色列反复强调的浓缩基础设施拆除、弹道导弹限制及代理人资金链切断等红线；协议架构呈现典型的“特朗普式第一阶段”特征，所有实质性让步即时兑现，而关键制约条款被推迟至可能永不召开的后续谈判，这种战略急躁与伊朗的持久消耗耐心形

成鲜明反差，暴露出华盛顿在速战速决幻想破灭后、面对霍尔木兹对峙僵局时的退场焦虑。尽管内塔尼亚胡政府因共同参战而难以公开抨击特朗普，但以色列事实上已被排除在进程之外，美方拒绝在签约前展示草案，且公开谴责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这使耶路撒冷视该协议仅为战术性暂停；以色列评估认为，伊朗虽经济濒危且代理人受创，但其政权以生存为胜利，后续“最终协议”只会更不利，而军事威胁的信用耗损与制裁网络的逐步瓦解，意味着德黑兰将借此次喘息巩固革命卫队对经济的控制，并可能在未来重启核升级，因此以色列大概率维持“不承认”“不遵守”“保留单边行动自由”的立场，并利用当前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作为后续博弈筹码，以待美国政治周期变化或伊朗内部矛盾激化时重新塑造事态走向。

<https://en.majalla.com/node/331648/politics/trump%E2%80%99s-iran-truce-leaves-israel-out>

编译：虞朝玮

3、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美伊谅解备忘录能被认真对待吗？

6月19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专家马克·维勒（Marc Weller）的文章《美伊谅解备忘录符合国际法，其能被认真对待吗》。文章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全球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解除对伊朗能源出口的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将有助于缓解此前因战争导致的能

源供应紧张，降低国际油价波动风险，并改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美国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金融和相关服务的限制，并推动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这将增加国际能源市场供给，并为伊朗经济注入新的资金来源。然而，协议也包含潜在经济风险。备忘录允许伊朗与阿曼协商未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机制，外界担忧伊朗未来可能以“服务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海峡通行成本，从而增加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支出。此外，协议中关于伊朗核问题、制裁解除时间表以及 3000 亿美元伊朗重建资金来源等关键问题均缺乏明确安排，给市场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备忘录签署降低全球能源危机进一步升级风险，有助于稳定国际油气市场和全球经济预期，但协议执行细节模糊、地区安全形势脆弱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航运成本，意味着全球经济仍将面临持续不确定性。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6/us-iran-memorandum-understanding-nods-international-law-can-be-taken-seriously>

编译：樊若晨

4、以色列 BESA：以色列成为埃尔多安重塑国内政治和地区愿景的核心工具

6 月 21 日，以色列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BESA）发表高级研究员埃夫拉特·阿维夫（Efrat Aviv）的文章《从卡拉格兹和哈西瓦特到以色列：埃尔多安的政治舞台》。文章

认为，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以色列在埃尔多安的政治话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色列不仅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中批评的对象，也是塑造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地区愿景的核心工具。埃尔多安通过将以色列描绘成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威胁，试图将土耳其塑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和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他反以色列言论背后的原因远不止于传统解释中转移国内危机与注意的需要，更成为埃尔多安为自己构建的政治身份以及他所设想土耳其在该地区角色的核心部分。新一轮加沙冲突以来，土耳其不仅在言论叙事上批判以色列，更在贸易与外交关系上对以降温。文章认为，许多评论者将埃尔多安的言行解读为转移公众对土耳其长期经济危机和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然而，仅凭这一解释不足以理解以色列在埃尔多安政治话语中的地位。在 2026 年土耳其官方话语中，以色列承担着三项主要职能：第一，以色列是土耳其国内政治舞台的统一力量。对以色列的严厉批评在土耳其政治光谱中被广泛接受，超越了政治阵营、政党和意识形态分歧。第二，以色列是土耳其中东区域定位的政治工具。埃尔多安将土耳其塑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和穆斯林世界的“救世主”，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外交接触和军事干预行为发挥穆斯林国家领导者的作用。第三，以色列是土耳其处理国内危机的有效手段。以色列已成为埃尔多安试图构建政治身份的永久组成部分，即使反对派薄弱、分裂，且没有直接的选举威胁，但反以言论将持续存在，甚至常常加剧。他用以色列来

界定谁属于“人民”或是“敌人”，以及为何强有力的领导仍然必要。因此，问题不再是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评价，而是以色列在他试图构建的政治身份中扮演什么角色。

<https://besacenter.org/from-karagoz-and-hacivat-to-israel-erdogans-political-theater/>

编译：王天垚

5、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伊朗只是霸权主义灾难的开端

6月16日，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 IPD）发表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莫特（Christopher Mott）的文章《地理学的报应：伊朗只是霸权主义祸患的开端》。文章认为，当前的美以伊冲突显示全球正向多元化发展，霸权主义主宰世界的企图受到影响。伊朗历来掌握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同时，这一特殊点营造出一种不依附于统治派系，而视国家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认同感，使其多次免于被“斩首”。首先，文章对比伊朗和海湾国家的战略，指出伊朗依靠地缘政治与自治自主维护了主权、避免了被外部力量操纵，而海湾国家则又一次认识到依赖外部保护和分裂的不可靠性，并进一步指出相对小的国家在特殊优势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挑战传统大国。其次，文章列举阿富汗、立国初期的美国、朝鲜等中等强国和小国的案例，指出他们可以凭借现代化国家基础设施、政治家的才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自主思想阻滞大国的扩张计划。此外，日本、土耳其等

一些中等强国正凭借自身独特优势为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做准备。文章总结这些案例，认为全球霸权不可实现，大国越是为霸权而参与远距军事干预，约容易陷入地缘政治泥潭而进退两难。文章认为，21 世纪安全事务的主导战略趋势是反全球化和重新强调区域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和人为构建的二元对立叙事对于地缘政治的意义正在减小。从空间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小强国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非对称战争策略，在特定区域制约和限制大国的全球影响力；任何单一强国实现霸权的可能会越来越小，因此这些国家都应该调整战略和区域关系，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

<https://peacediplomacy.org/2026/06/16/geographys-retribution-iran-is-just-the-beginning-of-primacist-woes/>

编译：朱小然

6、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不完美的美伊协议足以顺应美民意

6 月 21 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发表 EFB Advocacy 合伙人约翰·费赫瑞（John Feehery）的文章《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或许并不完美，但这正是美国人民所希望的》。文章认为，美伊协议或许不尽完美，但却是美国民众所愿。目前美国国内对美伊协议有四类反应，最大群体是当初反战、如今支持和平的民众，他们期待油价和生活成本切实下降；最支持战争的仅限于白宫通讯团队和总统本人；民主党习惯性反对总统所做的一切；共和党虽主战却对备忘录不满，认

为它并不比 2015 年核协议更好。文章认为，冲突带来十点教训：一、没有地面部队不可能推翻伊朗政权，民众也不支持；二、美以有能力清除伊朗领导人且不受法律束缚；三、伊朗有足够手段扰乱全球经济；四、在中东不存在速战速决；五、盟友不会支持主动选择的战争；六、与伊朗谈判永无彻底了结，总统须保留武力威慑；七、特朗普知道止损，愿为此抛弃以色列；八、战争反而巩固了伊朗政权，经济绞杀比军事打击更有效；九、斩首行动前必须给自己留下谈判对象；十、唯一真正代表美国民众利益的只有民众自己。文章最后强调，民主党思维混乱，承认核协议有致命缺陷却因不信任总统而不愿其采取行动；共和党逻辑一贯但脱离选民，仍想继续战争而非接受不完美的和平。总统必须为这份和平辩护：它也许不漂亮，但可能在 11 月大选前带来更可负担、更有增长力的经济。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6/6/21/the-deal-with-iran-may-be-imperfect-but-it-is-what-the-american-people-want>
编译：周雨佳

7、美国《外交政策》：美伊之间停火是相对容易的部分

6 月 15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的文章《美伊之间停火是相对容易的部分》，围绕伊朗与美国及以色列之间最新停火安排及其脆弱性展开分析。文章认为，

经历数轮高强度军事对抗后，在特朗普政府推动下美伊及以色列之间达成的临时停火虽暂时降低了地区冲突烈度，但该协议本质上更接近“战术性休战”，而非结构性和平安排，地区局势仍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文章认为，此轮停火的达成主要源于三方面压力。首先，持续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能源与航运风险急剧上升，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美国盟友经济稳定造成冲击，迫使各方寻求降级路径。其次，以色列在多线作战中面临军事与财政消耗上升压力，对持续扩大冲突的承受能力下降。第三，美国国内政治对“避免中东新战争”的呼声增强，白宫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快速降温。然而，文章强调，该停火机制基础薄弱，存在多重不确定性。其一，伊朗核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浓缩铀存量、核设施安全及核能力恢复能力等核心问题均未纳入实质性协议框架。其二，以色列坚持保留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先发制人权”，而伊朗则将停火视为战术缓冲期，继续强化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双方互信极低。其三，地区代理人网络仍活跃，黎巴嫩、叙利亚及也门等地武装冲突可能随时重新点燃主战场。文章进一步认为，停火之所以得以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调停与危机疲劳效应，而非冲突根源的解决。一旦出现局部误判、代理人袭击升级或核相关设施争议，停火协议可能迅速失效，并重新引发大规模军事对抗。总体而言，当前美伊及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更像是“延迟冲突”而非“终结冲突”。虽然短期内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但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安全战略以

及地区力量对抗结构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中东仍可能在未来数月内再次滑向高烈度冲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6/15/iran-united-states-trump-truce-war-israel-nuclear/>

编译：胡柏闻

8、美国《外交政策》：伊朗协议中的霍尔木兹问题仍不明朗

6月18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记者基思·约翰逊（Keith Johnson）的文章《伊朗协议中的霍尔木兹问题仍不明朗》，围绕美伊协议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和石油出口安排的不确定性展开分析。文章认为，尽管美伊双方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表述，但协议中最关键、也最不清楚的问题，恰恰是航运和石油出口能否真正恢复正常。文章认为，当前协议的主要问题在于执行层面的模糊性。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咽喉，海峡关闭或通行受阻会直接影响石油出口、航运成本和能源市场预期。协议虽然在原则上指向降温 and 通航恢复，但并未清楚说明正常航运何时恢复，也未能完全消除市场对海峡安全的担忧。对航运企业、保险机构和能源进口国而言，只要海峡周边仍存在不确定性，相关风险就不会因协议签署而立即消失。文章进一步认为，石油出口安排同样是协议中的敏感问题。伊朗能否恢复石油销售、出口规模如何

变化、相关制裁安排是否调整，都会影响协议执行效果。若伊朗无法从协议中获得实际经济收益，其继续遵守协议的动机可能受到影响。若石油出口恢复过快或安排过于模糊，也可能引发外部对伊朗财政能力恢复的担忧。因此，协议文本中的模糊表述虽然有助于各方暂时接受停火和降温安排，但也为后续执行留下了争议空间。文章强调，霍尔木兹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既是海上通道问题，也是能源市场问题和战略谈判问题。伊朗不一定需要长期封锁海峡，只要海峡通行存在不确定性，就足以影响全球市场信心和谈判环境。美国虽然拥有较强的海上军事能力，但要在不重新扩大冲突的情况下保障海峡长期稳定通行，仍需要承担较高的外交和安全成本。总体而言，美伊协议虽然为冲突降温提供了窗口，但霍尔木兹海峡和石油出口安排仍是协议中最脆弱的部分。协议能否真正稳定局势，取决于正常航运恢复的速度、伊朗石油出口安排的清晰程度，以及各方能否避免在海峡问题上重新陷入相互试探。霍尔木兹问题表明，美伊冲突并未因协议签署而完全结束，而是从直接军事对抗转入更复杂的执行、能源和安全博弈阶段。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6/18/iran-deal-mou-hormuz-shipping-oil/>

编译：赵乐洋

9、美国《外交事务》：特朗普“交易型外交”的局限性

6月23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金沛雅（Patricia M. Kim）的文章《“中国优先”为何注定失败：交易型外交政策的局限性和教训》，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具有明显局限性。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削弱对盟友和既有国际秩序的投入。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积极将自身塑造为多边主义、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并在部分美国传统盟国中获得更多好感。文章认为，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也不愿建立一个具有明确安全承诺和制度约束的替代性国际秩序。与美国依靠同盟体系维持战后秩序不同，中国更倾向于追求“全球影响力而不承担纠缠”“伙伴关系而不承担约束”“大国地位而不承担领导成本”。文章将这种做法概括为“中国优先”战略，即优先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同时避免承担超出自身利益范围的全球责任。文章认为，这一战略与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美国优先”逻辑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更强调交易性关系、战略自主和短期成本控制，而非长期联盟建设、公共产品供给和危机管理。文章警告，美国若进一步仿效这种模式，虽然可能暂时减轻对外负担，但将削弱盟友信任、降低集体行动能力，并推动国际体系进入更加分裂和无序的状态。文章认为，中国在重大危机中通常提供经济和外交支持，但避免承担直接安全责任。无论是俄乌冲突中的俄罗斯，还是面临外部压力的委内瑞拉等伙伴，中国的支持都保持在有限范围，难以在危机时

刻转化为可靠的政治和安全保障。文章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也难以形成真正的集体力量。许多国家虽在联合国等场合支持中国在台湾等议题上的立场，但这种支持更多停留在象征层面，未必意味着其愿意在重大危机中为中国付出经济、外交或军事代价。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能够扩大中国的话语权，却因成员间利益分歧和相互竞争，难以形成高度协调的政治安全集团。此外，中国在周边争端中的强硬姿态、经济施压手段，以及部分“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引发的债务、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争议，也限制了其国际领导力。即使一些国家认同中国对美国主导秩序的批评，也更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分散风险，而非全面向中方靠拢。文章认为，中国“结伴而不结盟”模式确实帮助其扩大了影响范围，并减少了直接卷入海外危机的风险，但也使其难以将国际影响力转化为可靠的联盟能力和危机动员能力。中国可以在平时积累外交支持，却很难确保在高风险时刻获得伙伴的实质性回报。文章最后认为，国际体系正进入一个更趋“无领导化”的阶段。美国正在减少对既有秩序的投入，中国则不愿承担填补空缺的成本；两国都更强调行动自由，而不是深度联盟、制度约束和公共产品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将更难管理，国际合作也更难组织。文章警告，美国不应将中国的战略模式视为可效仿的样本。以交易关系和狭义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短期内或许能够降低成本，但长期会削弱盟友信任、减少伙伴支持，并使世界更加碎片化和不稳定。对美国

而言，真正的教训不是效仿中国的“伙伴而非承诺”模式，而是避免放弃其作为联盟组织者和国际秩序支撑者的角色。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why-china-first-will-fail-patricia-kim>

编译：吴亦恒

10、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新倡议助力能源转型

6月18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资深研究员希蒙·卡达希（Szymon Kardaś）的文章《乌克兰危机之后：非洲不想要的“和平红利”》。文章提到，过去十年连接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的“三海倡议”（3SI）在中东欧能源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建设液化天然气（LNG）终端、跨境管网和互联互通设施，帮助欧盟显著降低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依赖。文章认为，三海倡议当前仍过度押注天然气基础设施，已与欧盟2050年气候中和和长期能源安全目标出现错位。文章称，三海倡议迄今完成的能源项目大多与天然气相关，包括罗马尼亚黑海Neptun Deep气田、波兰、希腊和克罗地亚LNG终端扩容等。2025年欧盟自俄进口天然气已从2021年的近1600亿立方米降至不足400亿立方米，但其替代来源主要转向美国和海湾国家LNG，本质上只是将对俄依赖转化为对其他外部化石能源供应方的依赖，并未真正摆脱能源安全脆弱性。同时，天然气基础设施寿命通常长达20至30年，可能与欧盟气候目标发生锁定

冲突。文章认为，中东欧国家并非缺乏替代路径。波罗的海国家海上风电潜力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也在推进核电、新型储能、氢能和智能电网建设，这些方向更可能构成地区长期能源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因此，三海倡议不应继续将清洁能源视为天然气战略的补充，而应将其转为新的投资主轴。为此，作者建议将三海倡议新设立的“基金中的基金”作为转向抓手。该基金计划撬动至少 20 亿欧元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约为上一轮基金的两倍。文章主张，该基金应明确优先支持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电网升级和跨境电力互联，并限制新增无减排天然气项目获得融资资格。文章认为，三海倡议过去解决的是“如何摆脱俄罗斯天然气”的问题，未来则必须回答“如何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问题。若继续以天然气为核心，中东欧可能在短期安全与长期转型之间陷入新的路径锁定。

<https://ecfr.eu/article/gas-lit-the-three-seas-initiative-is-out-of-step-with-a-clean-energy-future/>

编译：章太宇

11、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英国选民正表现出重返欧洲的强烈意愿。

6 月 21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马克·伦纳德（Hugh Lovatt）的文章《脱欧行不通：英国选民已准备好迎接欧洲的未来》。文章认为，在 2016

年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曾经基于是否支持脱欧的政治分歧正逐渐消退，绝大多数选民如今认为脱欧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极其开放的重返欧洲意愿。文章认为，脱欧并未带来预期的利益，反而在生活成本、经济发展、青年机遇以及非法移民等英国人最关心的核心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引人注目的是，即便是当年投票支持脱欧的群体中，也有过半数的人认为脱欧反倒使非法移民问题进一步恶化。这种普遍的失望和“脱欧遗憾”直接转化为对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强烈渴望。调查显示，高达四分之三的英国选民支持与欧盟建立某种形式的更紧密关系，且这一需求跨越了党派界限，甚至得到了右翼“改革英国”党多数选民的认同。英国公众过去对主权和边界的敏感界限（如人员自由流动）已经开始松动，多数人现在不仅愿意接受自由流动以换取经济合作，甚至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展现出更深层的整合意愿。文章还深入探讨了地缘政治大环境变化对英国民意的影响。在贸易战、大国竞争以及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对抗性政策等动荡因素叠加的国际背景下，英国选民对美国的信任度显著下降，转而将欧洲视为更可靠的战略伙伴。多数英国人认为，在遭遇安全威胁时，欧洲邻国比华盛顿更值得信赖，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加入“购买欧洲”的防务政策，并积极支持英国参与开发欧洲替代性核威慑力量。与此同时，ECFR对15个欧盟成员国的民调显示，这种重新靠近的意愿得到了欧洲大陆的积极

回应，三分之二的欧盟公民对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持支持态度。文章最后提出，英国公众在心理和务实层面上都已跨越了2016年的脱欧阴霾，并创造了一个广泛的、默许的政治共识。欧洲事务对于当前的英国政府而言，已不再是过去充满政治毒性的烫手山芋，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与政治机遇。这为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民意基础，使其能够突破目前试探性的、微调式的对欧政策，去大胆构建一个远比现有政策更具雄心、更加紧密的“英欧新关系”。

<https://ecfr.eu/publication/brexit-isnt-working-british-voters-are-ready-for-a-european-future/>

编译：王北北

12、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北约与印太 4 国伙伴关系定位与反思

6月19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莉泽洛特·奥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的文章《北约与印太 4 国：夹在野心与克制之间》。文章认为，随着北约筹备 2026 年 7 月安卡拉峰会，关于北约与“印太 4 国”（IP4，即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伙伴关系的争论再度升温。IP4 领导人缺席 2025 年海牙峰会，加之美国不愿在安卡拉峰会上正式确立 IP4 角色，均表明北约对印太的接触正趋向选择性。北约与 IP4 的接触已从试探性对话转向务实合作，但这一进程并非直线推进，而是受两大动态塑造：一是美国战略承诺的

逐步收缩与重新排序；二是欧洲在对华及印太问题上日益采取对冲策略。美方施压盟友加大负担分担，与欧方不愿激化对华紧张之间的张力，成为塑造双方合作的核心动力。早期接触主要基于政治对话与共同价值观。2014年后对俄关系恶化及2022年后战略环境剧变，改变了这一格局。中国被北约界定为“系统性挑战”，促使北约重新评估其地理边界与优先事项；同时，印太伙伴也将北约视为美国中心联盟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双方合作已转向具体领域，尤其是海上安全、新兴技术和全球公域韧性。例如网络防御演习、供应链韧性协调，以及人工智能和量子系统等关键技术的信息共享。这反映了当代安全政治中“小多边主义”的兴起，即志同道合国家针对具体议题灵活合作，以规避大型多边机制的低效和正式联盟的僵化。对欧洲而言，小多边主义尤其具有吸引力，使其得以在印太发挥作用，而无需正式确立一个各方尚存保留的北约全球角色。美国在加强印太关注的同时，要求欧洲盟友为欧洲-大西洋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包括推动将国防支出提高至GDP的5%。但美国对北约-IP4合作的支持在口头上积极，实践中却较为谨慎，尤其担心过度刺激中国。欧洲则在中美竞争间处于矛盾位置：既认同对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担忧，又与中国深度经济相互依存，不愿对抗升级。因此，欧洲的印太参与强调选择性存在而非持续承诺，如海军部署兼具信号与外交功能，但未达到长期驻留。中国将北约的印太接触视为围堵企图，但采取“防御性修正主义”策略，通

过岛礁建设和海上存在扩展等方式逐步重塑现状，同时避免触发全面冲突。北约-IP4 合作既可能加剧中国威胁认知，也为在冲突门槛以下管控竞争提供了渠道。海上安全是双方合作的支柱，连接欧洲-大西洋与印太两个战区，涵盖关键航道、南中国海及北极等区域。对北约而言，海上合作提供了低风险介入印太的途径，但也暴露出欧洲贡献仍属偶发性、协调机制尚在发展的局限。总体而言，北约与印太伙伴的接触既体现雄心，也显示克制。随着美国日益聚焦印太并委派更多责任给盟友，北约-IP4 合作可能选择性深化，聚焦技术、海上安全和韧性等功能领域，而非走向全面制度化的全球联盟。同时，欧洲的对冲与中国的戒备将继续制约深度融合。

<https://www.hudson.org/defense-strategy/nato-ip4-caught-between-ambition-restraint-liselotte-odgaard>

编译：郭雨凡

13、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增长困局，伯纳姆须勇破旧工党

6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文章《伯纳姆若想让英国恢复增长，就必须勇敢》。文章认为，英国经济长期低增长已成为政治不满和制度不稳的重要根源，工党若要重新赢得执政能力，不能只强调财富分配和国家干预，也必须重视市场经济、财富创造和生产率提升。文章重点讨论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的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认可其关

于加强地方分权、将权力和资源从白厅下放至地区和地方政府的主张，也认同交通、能源、水务、教育和住房等增长基础设施需要更强公共协调。但文章警告，地方治理经验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治理能力，政府干预也不会自动带来增长。文章强调，若伯纳姆希望在首相层面取得成功，就必须迫使工党和自己直面现实：激励机制确实重要，增加公共支出必然意味着更高税收，国家干预难以轻松恢复增长。斯塔默向“老工党”本能让步已被证明无效；伯纳姆若要重启英国增长，必须比前任更有勇气，敢于在市场、税收、公共支出和地方分权之间作出艰难取舍。

<https://www.ft.com/content/0f752e27-5268-4a6e-a45d-c48d13fb8ef0>

编译：邵洋

14、美国《外交事务》：欧洲唯有像国家一样行动才能自救

6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专栏作家、前《共和国报》主编毛里齐奥·莫利纳里（Maurizio Molinari）的文章《拯救欧洲的唯一方法》。文章认为，欧盟正面临外部地缘冲击与内部民粹反扑的双重威胁，唯有加速一体化、像国家一样行动，才能避免被边缘化甚至解体。文章认为，外部挑战正在动摇欧洲的安全根基。2025年12月，五角大楼官员告知欧洲外交官，美国将于2027年前移交北约领导权，跨大西洋联盟面临实质性终结。同时，美国对伊朗开战未与欧洲

协商，引发全球能源危机，进一步暴露欧洲战略依附性。俄罗斯军事威胁与中国在商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则构成持续的经济安全压力。内部挑战同样严峻。经济不安全感与移民问题正在助长民粹民族主义，极右翼势力在多国崛起：法国国民联盟在民调中领先，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已追平甚至超过联盟党，英国改革党势头强劲，意大利联盟党与五星运动存在联合可能。文章警告，若法国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同时执政，欧盟或将走向终结。面对双重危机，作者提出唯一出路是完成欧洲一体化，核心路径是将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改革倡议与德国的领导力相结合。德拉吉主张在人工智能、防务、能源三大领域建立共同政策，并通过多数表决制取代全体一致原则来简化决策流程。文章强调，只有德国具备推动这一改革的政治分量，总理默茨已展现出独特意愿，从向立陶宛部署德军到牵头格林兰安全任务，其行动表明他理解只有可信的经济改革才能抵御民粹主义。作者认为，伊朗战争已印证能源市场统一与共同防务的紧迫性。若德拉吉方案与默茨领导力成功融合，欧洲将不会沦为美俄中地缘博弈的牺牲品，也不会被内部民粹瓦解，而是能够成为新国际秩序塑造过程中的主角。将意大利的思想与德国的力量相结合，可以使欧洲成为一个有能力跟上历史进程的政治行为体。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europe/only-way-save-europe>

编译：王语嫣

15、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印度加速自主推进欧亚布局

6月17日，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发表孟买索玛亚·维迪亚维哈尔大学鲁帕尔·米什拉（Rupal Mishra）的文章《印度的欧亚转向：为何中亚比遗忘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文章认为印度正从地缘政治和资源竞争的现实压力出发，加速推进以中亚为核心的欧亚转向。面对海上贸易通道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围绕关键矿产和技术供应链的激烈角逐，新德里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和恰巴哈尔港等互联互通项目视为实现战略自主、降低依赖的工具。尽管受地理、贸易规模、资源投入等因素限制，印度并不追求主导地区经济秩序，而是依托数字、教育、制药等比较优势，维持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长期存在，以降低在欧亚互联互通和供应链重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india-s-eurasian-turn-why-central-asia-matters/>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16、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匈乌关系重启为欧洲对俄威慑提供新的政治支撑

6月17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欧洲及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格雷瓜尔·鲁斯（Grégoire Roos）的文章《匈牙利与乌克兰重启关系是欧洲威慑的好消息》。文章认为，匈牙利新任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推动改善对乌关系，

并与基辅就外喀尔巴阡地区匈牙利少数民族裔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问题达成谅解，为乌克兰启动欧盟入盟谈判扫除了一项重要障碍。文章认为，解决双边争议不仅有助于恢复互信，也能证明乌克兰具备通过法律、妥协和政治克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文章最后强调，此次关系重启仍存在不确定性，包括匈方可能将对乌政策用于同欧盟谈判冻结资金和法治条件，以及少数民族裔协议落实过程中可能出现反复。欧洲不应将一次外交突破误认为长期战略一致，但若相关调整得以巩固，将有助于推进乌克兰入盟进程、减少俄罗斯利用欧洲内部矛盾进行政治操作的空间，并增强欧洲对俄政策的协调性与可信度。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6/hungarys-reset-ukraine-good-news-european-deterrence>

编译：朱邯

17、美国CFR: G7 就伊朗和乌克兰问题达成有限共识，但跨大西洋分歧仍存

6月17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其欧洲高级研究员莉安娜·菲克斯（Liana Fix）的文章《G7 就伊朗和乌克兰问题形成的共识极为脆弱》。文章认为，本次G7峰会名义上聚焦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补贴出口问题，但实际议程被伊朗和乌克兰危机主导，会议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跨大西洋共识，但这一共识基础并不稳固。伊朗问题上，美伊框架协

议有助于缓解能源与安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此前因欧洲对伊朗战争参与有限而引发的欧美分歧。但欧洲担心协议出台仓促、谈判期过短，其实际效果可能弱于伊核协议，且无法解决伊朗地区代理人问题。乌克兰问题上，欧洲担忧特朗普重返谈判后可能再次对俄让步，浪费乌克兰因战场态势改善和俄罗斯经济压力上升而获得的谈判窗口。对此，欧洲主张通过加大对俄制裁和加强外交沟通，推动其接受无条件停火与实质性谈判。作者最后认为，欧洲应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争取美国支持；另一方面增强欧洲和乌克兰的独立谈判能力，尤其是在防空系统生产和美欧联合军工合作方面取得进展。

<https://www.cfr.org/articles/the-g7s-alignment-on-iran-and-ukraine-is-deeply-fragile>

编译：许紫婷

18、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乌克兰借白俄罗斯议题塑造战后东欧安全秩序

6月17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前斯洛伐克外交官巴拉兹·贾拉比克（Balázs Járabik）的文章《白俄罗斯是乌克兰地区新角色试金石》。文章认为，乌克兰对白俄罗斯日趋强硬的对抗姿态，体现其试图塑造东欧地区秩序的战略意图，意在影响欧洲未来对明斯克及莫斯科的政策选择。近期，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见白俄反对

派领袖齐哈努斯卡娅，并推出两轮制裁，改变此前为避免过度刺激明斯克而保持克制的做法。乌北部安全环境趋于紧张，俄白举行大规模核演习，白俄进一步融入俄军事体系。推动乌方转变的原因包括担忧美国重新接触白俄可能演变为更广泛正常化，以及乌自我认知从寻求西方保护转向成为地区安全行为体，约 40%乌克兰人视本国为欧洲领导者。乌试图通过强硬立场确保未来地区秩序能限制俄影响力。欧洲对白俄政策仍较谨慎，但法总统马克龙已与卢卡申科通话，波兰立场可能调整，欧盟内部讨论渐起。白俄正成为欧洲未来是继续遏制俄罗斯还是寻求有限共处这一战略选择的首个测试案例。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6/ukraine-belarus-new-role](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6/ukraine-belarus-new-role)

编译：崔惠景

19、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多场战争正在摧毁中亚多元化贸易路线的努力

6月19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研究员加利娅·易卜拉吉莫娃（Galiya Ibragimova）的文章《多场战争正摧毁中亚多元化贸易路线的努力》。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曾促使中亚国家谋求摆脱对俄过境依赖，但四年后相关努力基本未取得预期效果：伊朗局势恶化、阿巴边境冲突升级，原本视为替代选项的南向通道实际运行能力大幅受限，美国对

伊朗的军事行动反而让仍受制裁的俄罗斯重新显得相对安全。历史上经俄白通往欧洲的北方通道曾承担欧中陆运八成以上份额。中亚虽借对华直接贸易部分缓解依赖，但南向通道受战乱与地形制约成本高企，经伊朗一线也因制裁受限。跨里海中部通道虽获欧盟资金支持，并得到中美分别支持，但同样未能独善其身：伊朗报复行动波及纳希切万机场与里海沿线设施，途经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且贴近伊朗边境的南段线路前景趋于不明朗。文章认为，地区精英的路径依赖与观望倾向进一步强化，更多人选择等待局势缓和而非开辟新路径。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6/central-asia-trade-routes](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6/central-asia-trade-routes)

编译：马奕源

20、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波罗的海地区正陷入安全困境

6月16日，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发表专家伊戈尔·茹科夫斯基（Igor Zhukovsky）的文章《波罗的海“堡垒”：紧张加剧的区域图景》。文章认为，该地区正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共识之海”蜕变为北约与俄罗斯各自建设的“国家安全堡垒群”，原有合作与沟通机制已基本瓦解，冲突风险不断上升。文章回顾了波罗的海地区合作机制的兴衰，1990年代至21世纪初，该地区建立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波罗的海大学计划等在内的多层次区域合作框架，在贸易、生态、基

建、旅游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然而，2004 年北约与欧盟东扩后，波罗的海国家将自身定位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欧盟推出“波罗的海地区战略”，逐步将俄排斥在区域协调机制之外。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合作进一步萎缩，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完全中断。瑞典和芬兰随后加入北约，俄罗斯则被视作安全威胁。文章认为，当前双方均在大规模军事化改造各自的“堡垒”。俄罗斯加强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城市群的防御力量；波罗的海国家启动空前规模的军备采购，建设防空系统，改造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并完善危机管理立法。双方均认为自身的防御体系更脆弱，并准备在遭遇敌对行动时升级应对措施，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文章最后警告，波罗的海“堡垒群岛”如今已极不稳定，需警惕意外事件触发冲突的可能性。因此，文章呼吁各方重新建立区域性的沟通与互动机制，维持和平状态。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e-baltic-fortresses-a-troubled-regional-landscape/>

编译：蒋华睿

21、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关于乌克兰危机及欧洲立场的俄方观点

6 月 19 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的文章《乌克兰，欧洲与全球安全》。欧洲国家（英法德）于 6 月 7 日在伦敦

向俄提出五项“公正持久和平”条件，俄方认为此举实为拖延策略。回顾历史，欧洲长期以谈判掩饰扩张：策划 2004 年橙色革命，2014 年基辅政变，破坏明斯克协议，并拒签俄安全保障提议。当前欧洲声称对话，实则意为为乌军赢得喘息机会，拟先停火再向乌派驻“志愿联盟”部队，同时推进司法追责、扣押俄船只等对抗措施。文章认为，当前全球安全风险在于欧洲强化军力（含核共享）加剧与俄直接冲突风险，并可能升级为核对抗。俄方认为，北约东扩及欧洲“战略自主”进程正破坏原有安全架构。拉夫罗夫重申俄方立场称，俄罗斯始终愿通过外交政治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但鉴于欧洲国家已深度介入冲突，事实上已不具备充当调停者条件。俄方认为，冲突的最终解决应建立在切实保障俄罗斯西部安全利益、停止北约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之上，并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最后通牒”式谈判安排。俄方同时表示，现有欧洲安全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应推动构建覆盖整个欧亚地区、符合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新型安全架构，而恢复地区战略互信需要各方以实际行动，而非停留于政治宣示。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ukraina-evropa-i-globalnaya-bezopasnost/>

编译：程畅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朱邯、许紫婷、崔惠景、马奕
源、蒋华睿、程畅、王乐知、邵洋、郭雨凡、王北北、章
太宇、王语嫣、吴亦恒、樊若晨、朱小然、周雨佳、胡柏
闻、虞朝玮、黄小漫、王天垚、赵乐洋
审核：王从越、郭铭心怡、许嘉伦、文晶